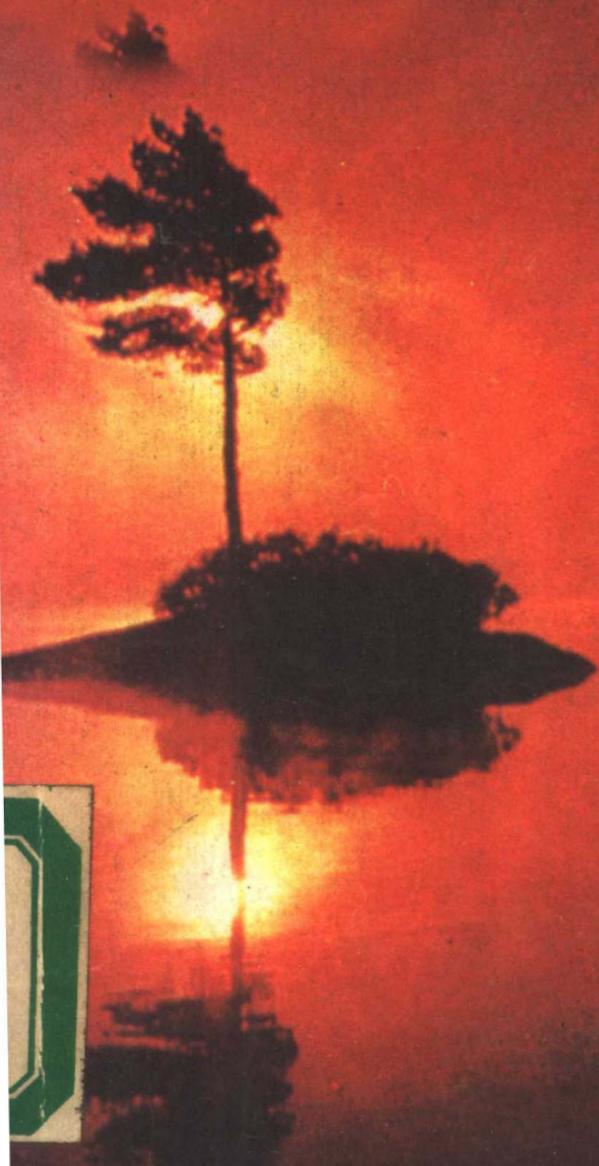


徐志摩抒情诗

• 作家出版社



徐志摩抒情诗

作者：徐志摩

责任编辑：关正文

责任校对：彭卓民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作家出版社

印刷：北京潮白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625 插页：2

字数：46千

版次：1988年2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7—5063—0042—7/I·41

统一书号：10248·0228

印数：0001—50,000册

定价：0.98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遗文编就答君心（代序）

陆小曼

我想不到在“百花齐放”的今天，会有一朵已经死了二十余年的“死花”再度复活，从枯萎中又放出它以往的灿烂光辉，让人们重见到那朵一直在怀念中的旧花的风姿。这不仅是我意想不到的，恐怕有许多人也想不到的。所以我拿起笔来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知自己心中是什么味儿，又是欢欣，又是愧恨。我高兴的是盼望了二十多年的事情，今天居然实现了。我首先要感谢共产党！若是没有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恐怕这朵被人们遗忘的异花，还是埋葬在泥土下呢！这些年来，每天缠绕在我心头的，只是这件事。几次重病中，我老是希望快点好——我要活，我只是希望未死前能再看到他的作品出版，可以永远地在世界上流传下去。这是他一生的心血，他的灵魂，决不能让它永远泯灭！我怀着这个愿望活

着，每天在盼望它的复活。今天居然达到了我的目的，在极度欢欣与感慰下，没有任何一个字可以代表我内心的狂欢。可是在欢欣中我还忘不了愧恨，恨我没有能力使它早一点复活。我没有好好的尽职，这是我心上永远不能忘记的遗憾。

照理来说，他已经去世了整整二十六年了，他的书早就该出的了，怎会一直拖延到今天呢？说来话长。在他遇难后，我一直病倒在床上有一年多。在这个时间，昏昏沉沉，什么也没有想到。病好以后，赵家璧来同我商议出版全集的事，我当然是十分高兴，不过他的著作，除了已经出版的书籍，还有不少散留在各杂志及刊物上，需要到各方面去收集。这不是简单的事，幸而家璧帮助我收集，许多时候才算完全编好，一共是十本。当时我就与商务印书馆订了合同，一大包稿子全部交出。等到他们编排好，来信问我要不要自己校对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抗战已经快要开始了。我又是卧病在床，他们接到我的回信后，就派人来同我接洽，我还是在病床上与他们接洽的吧！我答应病起后立刻就去馆看排样。可是没有几天，我在床上就听得炮弹在我的房顶上飞来飞去。“八·一三”战争在上海开始了。

我那时倒不怕头上飞过的炮弹，我只是怕志摩的全集会不会因此而停止出版。那时上海的人们都是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一天天的过去，我又是在床一病三月多不能起身，我也只能干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一直到我病好，中国军队已从上海撤退。再去“商务”问信，他们已经在预备迁走，一切都在纷乱的状态下，也谈不到出版书的问题了。他们只是答应我，一有安定的地方是会出的。我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回到家里，前途一片渺茫，志摩的全集初度投入了厄运，我的心情也从此浸入了忧怨中。除了与病魔为伴，就是成天在烟云中过着暗灰色的生活。一年年过去，从此与“商务”失去了联系。

好不容易八年的岁月总算度过，胜利来到，我又一度的兴奋，心想这回一定有希望了。我等到他们迁回时，怀着希望，跑到商务印书馆去询问，几次的奔跑，好不容易寻到一个熟人，才知道他们当时匆匆忙忙撤退的时候是先到香港，再转重庆。在抗战时候，忙着出版抗战刊物，所以就没有想到志摩的书，现在虽然迂回，可是以前的稿子，有许多连他们自己人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志摩的稿子，可能在香港，也可能在重庆，要查起来才能知道这一包

稿子是否还存在。八九年来所盼望的只是得到这样一个回答，我走出“商务”的门口，连方向都摸不清楚了，自己要走到什么地方去都不知道了；我说不出当时的情绪，我不知道想什么好！我怨谁？我恨谁？我简直没有法子形容我那时的心情，我向谁去诉我心中的怨愤？在绝望中，我只好再存一线希望——就是希望将来还是能够找到他的原稿，因为若是全部遗失，我是再没有办法来收集了，因为我家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那时我心里只是怕，怕他的作品从此全部遗失。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除了多次的催问，那些办事的人又是那样不负责任，你推我，我推你，有时我简直气得要发疯，恨不得打人。最后我知道朱经农当了“商务”的经理，我就去找他，他是志摩的老朋友。总算他尽了力，不久就给我一封信，说现在已经查出来，志摩的稿子并没有遗失，还在香港，他一定设法在短时期内去找回来。这一下我总算稍微得到一点安慰，事情还是有希望的，不过这时已经是胜利后的第三年了。我三年奔走的结果，算是得到了一个确定的答复。这时候，除了耐心的等待，只有再等待，催问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平心静气地坐在家里老等一等一等。一月一月的

过去还是没有消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慢，我急在心里；他们慢，我又有什么办法？

谁知道等来等去，书的消息没有，解放的消息倒来了。当然上海有一个时期的混乱，我这时候只有对着苍天苦笑！用不着说了，志摩的稿子是绝对不会存在的了，一切都绝望了！我还能去问谁？连问的门都摸不着了。

一九五〇年我又大病一场，在床上整整睡了一年多。在病中，我一想起志摩生前为新诗创作所费的心血，为了新文艺奋斗的努力，有时一直写到深夜，绞尽脑汁，要是得到一两句好的新诗，就高兴得象小孩子一样的立刻拿来看，娓娓不倦地讲给我听，这种情形一幕幕地在我眼前飞舞，而现在他的全部精灵蓄积的稿子都不见了，恐怕从此以后，这世界不会再有他的作品出现了。想到这些，更增加我的病情，我消极到没法自解，可以说，从此变成了一个傻瓜，什么思想也没有了。

呆头木脑的一直到一九五四年春天，在一片黑沉沉的云雾里又闪出了一缕光亮。我忽然接到北京“商务”来的一封信，说志摩全集稿子已经寻到了，因为不合时代性，所以暂时不能出版，只好同我取消合同，稿子可以送还我。这意想不到的收获使我

高兴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心里不断地念着：还是共产党好，还是共产党好！我这一份感谢的诚意是衷心激发出来的。回想在抗战胜利后的四年中，我奔来奔去，费了许多力也没有得到一个答复，而现在不费一点力，就得到了全部的稿子同版型，只有共产党领导，事情才能办得这样认真，我知道，只要稿子还在，慢慢的一定会有出版机会。我相信共产党不会埋没任何一种有代表性的文艺作品的。一定还有希望的，这一回一定不会让我再失望的，我就再等待吧！

果然，今天我得到了诗选出版的消息！不但使我狂喜，志摩的灵魂一定更感快慰，从此他可以安心的长眠于地下了。诗集能出版，慢慢的散文，小说等，一定也可以一本本地出版了。本来嘛，象他那样的艺术结晶品是决不会永远被忽视的，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他的诗，可以说，很早就有了种独特的风格，每一首诗里都含有活的灵感，他一直在大自然里寻找他的理想的，他的本人就是一片天真浑厚，所以他写的时候也是拿他的理想美景放在诗里，因此他的诗句往往有一种天然韵味。有人说，他善写抒情诗，是的，那时他还年轻，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他一直在寻求他理想的爱情，在失

败时就写下了许多如怨如诉的诗篇；成功时又凑了些活泼天真、满纸愉快的新鲜句子，所以显得有不同的情调。

说起来，志摩真是一个不大幸运的青年，自从我认识他之后，我就没有看到他真正的快乐过多少时候。那时他不满现实，他也是一个爱国的青年，可是看到周围种种黑暗的情况（在他许多散文中可以看到他当时的性情），他就一切不闻不问，专门沉浸在爱情里面，他想在恋爱中寻找真正的快乐。说起来也怪惨的，他所寻找了许多时候的“理想的快乐”，也只不过象昙花一现，在短短的一个时期中就消灭了。这是时代和环境所造成的，我同他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我们的理想快乐生活也只是在婚后实现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其间的因素，他从来不谈，我也从来不说，只有我们二人互相了解，其余是没有人能明白的。我记得很清楚，有时他在十分烦闷的情况下，常常同我谈起中外的成名诗人的遭遇。他认为诗人中间很少寻得出一个圆满快乐的人，有的甚至于一生不得志。他平生最崇拜英国的雪莱，尤其奇怪的是他一天到晚羡慕他覆舟的死况。他说：“我希望我将来能得到他那样刹那的解脱，让后世人谈起就寄与无限的同情与悲悯。”他的这种

议论无形中给我一种对飞机的恐惧心，所以我一直不许他坐飞机，谁知道他终于还是瞒了我愉快地去坐飞机而丧失了生命；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今天的新诗坛又繁荣起来了，不由我又怀念志摩，他若是看到这种情形，不知道要快活得怎样呢！我相信他如果活到现在，一定又能创造一个新的风格来配合时代的需要，他一定又能大量的产生新作品。他的死不能不说这是诗坛的大损失，这种遗憾是永远没法弥补的了。

1957年2月，上海

目 次

遗文结就答君心（代序）	陆小曼	1
献词		1.
雪花的快乐		3.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5.
不再是我的乖乖		8.
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		11.
夜半松风		14
月下雷峰		15
难得		16
她是睡着了		18
在那山道旁		21
石虎胡同七号		23
灰色的人生		27
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		30
婴儿		35

情死	39
有那一天	42
荒凉的城子	43
沙扬娜拉十八首	47
自然与人生	54
东山小曲	58
哀曼殊斐儿	61
月下待杜鹃不来	64
希望的埋葬	66
冢中的岁月	69
翡翠冷翠的一夜	71
呻吟语	76
她怕他说出口	77
丁当——清新	79
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	80
客中	82
三月十二深夜大沽口外	84
最后的那一天	86
起造一座墙	88
望月	89
天神似的英雄	90
西伯利亚道中忆西湖秋雪庵芦色作歌	91

苏 苏	94
运命的逻辑	96
两地相思	98
我等候你	102
拜 献	107
再别康桥	109
怨 得	112
深 夜	113
杜 鹃	114
秋 月	116
山 中	119
两个月亮	121
枉 然	124
残 春	125
残 破	126
在病中	129
别拧我，疼	131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133

献词

那天你翩翩地在空际云游，
自在，轻，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
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遙。

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
有一流涧水，虽则你的明艳
在过路时点染了他的空灵，
使他惊醒，将你的倩影抱紧。

他抱紧的只是绵密的忧愁，
因为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

他要，你已飞度万重的山头，
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
在无能地盼望，盼望你飞回！

雪花的快乐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地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扬，飞扬，飞扬，——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扬，飞扬，飞扬，——
啊，她身上有珠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